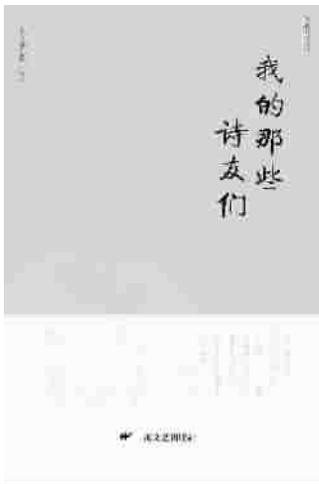


# 我所交往的诗人(1)

◆ 朱金晨



本文选自《我的那些诗友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

## 公刘印象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初冬的时日,当时在《上海文学》工作的宁宇,邀请我、季振邦、陆萍、王小龙随他专程陪来沪的诗人公刘去金山石化总厂参观。对于公刘这样的大诗人,我仰慕已久,记得读高中时,我就抄录下不少他的脍炙人口的诗歌,如上海组诗、阿瓦山组诗等。也知道在他风华正茂之际,人生途中突遭不幸,年纪轻轻地被打成“右派”,恐怕很难亲近……与公刘一见了面,没谈上几句话,就感到自己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公刘一身衣襟十分朴素,记得他上身穿的是中式棉袄,走在大街上,谁知道这是中国文坛一位大诗人,与从乡村走出的干部一样。

公刘待人很和气、很诚恳,在金山所待的几天,与我们这些后生相

处很好。只是他从不主动与我们谈诗。当然,对于我们的讨教,也是从不拒绝的,给予认真的回答。我曾请教先生:“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他笑着引用一句话:“愤怒出诗人嘛——没有真情实感是成不了诗人的。”现在如果讲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可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走出,在文艺上还有不少条条框框。文坛上能像公刘这样直言“中国作家很少敢讲出心里话,要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大无畏者很少。直至后来,记得在我主编《文学报》副刊“世纪风”时,他应我所约写了思想深邃、谈吐锐利的杂文《九三年》,他的敢说真话的勇气与胆量,以及开阔的视野,都让我从此改变了诗风以及创作的态度。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呵。

小时候,对于“右派”,红旗长大的我们至少是鄙视的。与公刘先生接触了,交流了,才感到儿时多么可悲,多么可惜。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的人啊。一次走在金山大街上,一丛丛盛开着白色鲜艳花朵的剑麻,总会让先生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他深情地告诉我们,他想起参军服役在云南的年轻时候,想起在南国早晨走向高山的小岗上哨位的日子,一路上也有这开不尽的剑麻呵!还有一次参观金山一个污水处理厂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搞建设,不能牺牲环境发展经济啊!”又说起,“五十年代到上海经过苏州河桥时,那时的河水多么清啊!不像现在这样变得浑浊……”记得要离开金山,返回市区时,他顶着凛冽的北风特地赶到金山的商业街上,要买些东西带给他安徽的女

儿。宁宇在一边悄悄告诉我,自从1957年公刘被打成“右派”后,一直与女儿相依为命,她为自己父亲的不幸遭遇也受了不少苦难。因此,公刘先生总觉得自己对不住女儿,想为女儿多做些什么……他当然不会与我们谈起他的往事,但他从柜台上、橱窗里认真挑选商品的神态,让我们感到了另一个父亲的慈爱。公刘先生那次到上海来,听说是改那本诗集《红花·白花》,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收到了他签名赠我的一本。打那以后,通过电话,来往一些信件,遗憾的是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 郭风与猫的故事

生活中,猫已经算不上什么宠物了,人们不但养价格高昂的珍犬,而且还引进奇珍异兽。但在中国作家中喜欢猫的依然很多,夏衍、王蒙,尤其是冰心老人,还曾因为丢失了心爱的猫,在清华园里张贴寻猫启事。尽管启事上用的是化名,但还是被那些喜爱老人笔法的人悄悄揭去,一连贴了好几张,都用不了几个时辰,不见了踪影。2000年秋我去福建莆田参加笔会,途经长乐冰心纪念馆,在馆内观展时有幸见到了那只猫的本标。

也就是在那次南下福建时,我又听到了著名散文大家郭风与猫的故事。在老先生所居住的福建省文联后院内,本来,老鼠为患,连大白天它们也大摇大摆出来示威,弄得人心不安。后来不知道哪里跑来了一只野猫在此安家,一二年时间里居然繁衍成了一个猫的家族,真是一物降一物,偌大的一个院落里从而也就此不见了鼠的行踪。据郭

风的儿子小郭告诉我:老鼠望猫生畏,全都逃到他们那幢大楼的屋顶上去了。尽管猫们占据了院内的一隅,但人们都十分喜欢它们,无论是谁家,进进出出总要为它们供上一份美味的猫食。八十多岁的郭风也是这样,每天黄昏时分在儿子陪着下来散步,也捎带着一份猫食,不忘为猫们作出一点贡献。

说来也怪,一天,郭风正在散步,忽然发觉身后跟着一只长得活泼可爱的小花猫,一路上紧紧追随他,有时还十分亲切地依偎着他的双脚,热情地发出叫声。更让他惊喜的是他走上楼梯,猫也走上楼梯,他走进花丛,猫也走进花丛……以后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只要见到郭风的身影听到郭风的声音,小花猫马上会迎上前来,然后像一个忠实的跟班随从一样贴身追随着。早先每每刮风下雨的日子,郭风就不下楼散步了,可自从遇上了这只小花猫,也就打破了陈规,他一天不与它见面心里就好像少了点啥。也可以说还是因为结识了这只猫,年迈的郭风都坚持着每天散步的习惯,从而也极大地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在2002年以前,八十多岁的老人上楼下楼从来就不需要人相扶。

然而又一年年初,院子里忽然失去了小花猫的身影。起初郭风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走失,到了明天它一定会回来的。不料一个星期后,四方寻找,不见它的回归,再过一个星期,到处打听依旧音讯全无,老人终于彻底失望了。本来,散步时,身后有小花猫追随着,郭风的脸上总是阳光灿烂,不时地发出笑声,现在不同了,他很不开心,好半天也不讲话,像在寻思什么。到了后来,郭风

吃了晚饭,也很少下楼散步,他怕经过院子看见那些猫们,以免触景生情……我理解郭老的心情,我们家也养过猫,当它突然再不回来时,我那老父亲急得屋内屋外团团转,我永远忘不了老人那痛苦的眼神。

在这次福州驶往莆田的同行途中,小郭十分懊恼地对我说,他父亲的双腿正是由于缺少锻炼,不幸患了血栓,造成了如今的行动不便。

那天我随莆田文联派出的小车去福州省文联大院内接郭风先生出席会议时,看到了那一群人见人爱的猫们,有的盘卧在自行车棚内,有的嬉闹在小花园内,也有的昂立在假山边,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只是十分遗憾地再也看不到郭风喜爱的那只长得活泼可爱的小花猫了。那可是一只有着灵性的猫呵!

平日只见到人的身后会跟着小狗,从来没有听过小猫也会有这般行为,更何况,又是一只不是自己饲养而且还是说来有点陌生的小猫。难怪郭风先生寻猫心急,想猫心切,会陷入痛苦的情感中。也难怪如此宠爱小生命的这位散文大家在一生中会创作出那么多传世佳作。

幸好,在听小郭讲他父亲的这段故事时,我未回首去观看坐在小车后座的老先生的脸色……我想:小郭与我聊起这个故事,也仅仅是自责自己未能照顾好老人的起居。其实他也不要太自责自己了,没有这只小花猫,也会有其他小动物引起这样的故事,因为郭风先生一生中就这样喜爱小动物,据说在他身上还有不少比这更让人感人的故事呢!

在莆田只见到郭老相处的日子,我很想采访一下他,最终还是没有采访。我怕一不小心扯到那只小花猫身上。遗憾的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当我听到郭老突然去世的消息,不由得又想起郭老与那只小花猫的故事。

#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当时就患了重感冒,几乎足不出户,凯悦饭店为她特别延请医师到房间里去诊治。邓妈妈还想:感冒一直没好,去清迈养病也不错,那边毕竟气候比较好;却怎么也没想到台湾的家人都在为邓爸

5月9日的忌日而忙碌,准备到父亲灵位所在的灵骨塔祭拜时,一时疏忽了再三叮嘱她,竟造成遗憾。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遽逝的消息传回台湾,邓妈妈完全不肯相信,她多么希望这又是媒体又一次的恶意传言。家人更是伤痛欲绝,五弟邓长禧紧急办妥了赴清迈的证件,和三嫂朱莲及邓丽君生前好友一起去接她回家。短短三天办好所有手续,5月11日邓丽君面容安详地穿着桃红衣裳完成入棺仪式,棺木上了灵车驶向机场。天,阴霾欲泪,上机后,飞机也抑不住悲痛地开始落下倾盆大雨。老机开始在清迈机场跑道滑行,时间很巧合地就落在14:14,邓丽君飞离地面,伊逝即逝,飞回归乡路吧……泰航六三六班机在傍晚六点十五分的薄暮时分从曼谷起飞,早星已在天边亮起,飞行途中晚霞染红了半天,瑰丽而灿烂地晕出漫天霞光,夕阳余晖在云边镶出金晃晃的夺目目光,也像邓丽君的绚丽人生……

桃园中正机场航站主任周文军在航北端二号机坪等候,纤秀白棺缓缓地落地……入境证明文件,只有薄薄的一纸死亡证明,和厚厚一本护照。机场拖车缓缓地牵引,一如在场人们沉重的心,货运场布置成偌大的临时灵堂,接机人群众多,此时却静闹无声,只有此起彼伏的镁光灯闪闪灭灭。天空哭泣,细雨如丝,邓丽君落地归根,侄女铭凤、铭玉、铭芳及家宁代表她的后人,伤心迎灵,邓家人分列在侧,他们迎她,也是送她。在姑姑灵前三叩首,鲜花、素果与清香一一敬上。是的,何日君再来?邓丽君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不走了。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她。邓丽君的遽逝,震惊全球华人,她短短的四十二载生命焕发的光与热,被报章杂志以大篇幅报道出来,并被冠以“在演艺圈空前绝后而绝无仅有的艺人”络绎不绝的上万歌迷前来追悼,通宵守候的行礼鞠躬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真挚怀念,也让人强烈感受到,过去她辐射出去的光热,而今全都返照回来。

## 16、两份方案

海潮投资集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参加的有各部门、各下属单位负责人。华贵大酒店总经理陆方平也准时到会。

马总裁在会上讲话,他针对华贵大酒店新楼建设问题,要求大家解放思想、集思广益,为集团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他还拿起台上两份方案,挥了一挥,然后把两种不同思路的建议概括地叙述了一下,最后宣布:石库门区域的动迁工作按预定的计划照常进行,新楼的设计方案暂缓实施。他没有透露两份建议撰写人的姓名。

陆方平回到酒店,立即召开中层以上管理者的会议,通报了集团会议的精神,要求大家积极参与扩建项目的研讨、还布置做好迎接国宾的准备等工作。

会前陆方平要求黄玄兴参加会议,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黄玄兴得知新楼建设暂缓实施,就像汽车熄了火,没了声音……黄玄兴思忖: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自己蛮好的盘算已经落空,在外面联系好的新楼设计和工程施工的事项,就要面临中途夭折的结局,这样个人得利也会随风飘远。他推说扁桃体发炎,连会议都不参加,去集团找施金祥讨个说法。可以肯定说,施金祥这个见风使舵的老狐狸,也只能敷衍一下完事,不可能把自己真实想法全盘托出,况且他也不知道另一份建议是周松明与乔雅打的“横炮”。

周松明开完会到办公室,乔雅也跟了进来。乔雅一开口就说:“松明呀,我们第一关已经通了,值得庆贺……晚上去吃韩式铁板烧。”“你高兴得有点早,往后还有许多关卡呢!”周松明镇定地回答。“那又怎么啦?最后要看方案的性价比,用数字说话。你不去,我就一人去。”乔雅也用了激将法。“好,好我陪你去……干上一杯。”周松明快速地在乔雅面颊吻了一下。“在工作时间,做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不然的话,再弄你一封匿名信。”乔雅戏谑后笑出声来。

郑汉名的助手在华贵大酒店包下的房间,已经换成那个台湾青年住宿了。这个人身体比较瘦小,但反应敏捷、行动灵活;两只眼

睛不大,目光却有点狡黠。上午他在酒店里外闲逛,下午又好像无所事事,坐在咖啡厅那对着大堂旋转门的沙发上,头戴蓝牙耳机,悠悠地抽烟,不知在观察什么,等待着什么。

当周松明和乔雅来到泰山路上的韩式铁板烧店,意外地发现韩根宝与胡佳正在品尝这里的异国风味。胡佳大眼一亮,兴奋地对乔雅说:“哈哈!我们真是心有灵犀,都想到一处了。”她指了指U形桌边的空位,“你们就坐这里吧。”

韩根宝乐呵呵笑着,尴尬之中还带有一丝腼腆。来前胡佳认真地告诉他,这个星期六晚上,她父母邀请他上门做客,而且叮嘱:千万不要买礼品。这下让韩根宝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胡佳的父母已经同意两人的恋爱关系,为难的是第一次上门怎么能玩“空手道”呢?真是伤脑筋……活该!谁叫你的女朋友是华贵大酒店第一美人呀!“你们约会,现在不怕人多了?到这里也不告诉一声。”乔雅一面假装责怪,一面拉着周松明入座。“你呀,这是什么话,小青年谈朋友,哪有到处放喇叭的?”周松明在旁边插嘴。

在音乐的伴随中,两对情侣享受着生活的滋味,这是工作放松之后的情感聚会呀。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对新时代的人们追求生命的精彩、提高生活的品质再横加指责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幸福的感受,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用餐后,胡佳提出去找一家迪吧活动身体,其他人没有异议。他们来到东海市一家顶级的迪吧,还算巧,迪士高的专场还未正式开始。这两对俊男倩女的到来,顿时为这家迪吧增添一份亮色,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他们身上。真是:一人美是轻风,两人美是阵风,那么四人美就像刮台风。迪吧经理是位有经济头脑的人,亲自上来引见他们找到几个较好的座位,并热情地对胡佳说:“你是东海舞林高手,我看过你的表演……”然后叫来服务小姐嘱咐:“今晚这几位客人的酒水全部免单。”又对周松明和韩根宝说:“抱歉,我要请两小姐到办公室,有重要的事商量……就是请她俩表演节目。”见到两个男人都点头同意,乔雅与胡佳也不能拒绝。

## 石库门酒店

范湖龙

